



伍泽生◎著

物欲横流，我们看到了贪婪的异常目光和不择手段的疯狂追求，我们看到了在那欲望的沟壑里堕落的卑鄙和丑陋，也看到了生活的善恶轮回和人生的得失意义，更看到了难以用金钱换取的闪光思想和灵魂，还有那回归现实的善良人性。忍不住的热泪盈眶只为那真实的情节，抹不去的泪洒页面只为那善良的人物命运……

# 雄性的土地

【长篇小说】

中国文史出版社

014036876

1247.5  
3724

献给故乡，献给父亲……

# 雄性的土地

伍泽生 著



北航

C1725049

中国文史出版社

1247.5  
3724

378330410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雄性的土地 / 伍泽生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034-4822-5

I. ①雄… II. ①伍…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4 ) 第040953号

---

责任编辑: 薛媛媛      策划编辑: 吴光利    吴丽萍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http://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 发行部 )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6.75      字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我是大山的子孙，一个农民的儿子，儿时的贫穷与艰辛给了我大山般坚韧的性格，十几年的寒窗让我认识熟悉并了解了这些博大精深、意义无穷的汉字。少年时便受文人大哥的影响对这些文字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走出校门便到了乡村，站在了为人师表的讲台，一有空便以伏案组字拼文为人生趣事。最初开始组拼些乡村新闻通讯见于县报市报，可惜这小小的乡镇并不是天天有新闻发生，也没有那么多的好人好事，于是便开始组拼一些小诗和其他形式的杂文。没想到这事还得罪了乡文化站站长，说我乳臭未干就想抢他饭碗。虽然他怀恨在心，但碍于我父亲是村里老支书而且还和他是几十年的老友，便也没怎样。两年间虽然没有能登大雅之堂的惊世杰作，但县报和市报上却常有我的大名和自认的上乘佳作。得到的收获居然比我站讲台一个月二十多块的工资还多，于是更加地发奋和拼命，并把每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动地交给我那穷得见钱就笑的母亲。不久，县报社看我是个可塑之才，经过县委宣传部毛利群部长的亲自点头，把我借调到了县报社上班，于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就这样进了县城，干起了专职的编外记者的活儿。

正当顺风顺水、信心万倍、不知天高地厚准备构思中国第五大名著时，我贫穷了大半辈子、当了二十多年大队支书的父亲在伟人还没发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时，与村里一个退伍军人以大队部的名义组建了一支一千多人的基建队，在广东那边让村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富了起来。这还了得？敢抢在伟人的前面行动？于是，县政要指示县检察院强行介入，以诈骗国

家罪判处我从没去过广东的父亲有期徒刑两年。而此时正值我将要办理手续正式成为报社一员，那个与我父亲称兄道弟几十年忍了好些年终于找到机会的文化站站长跑到了县报社和宣传部，说我所有的新闻都是假的，说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抄袭别人骗取稿费，说我是政治劳改犯的后代……虽然经调查得以核实，但对政审特别严格的年代我还是未能和其他三人一样顺利办好调离手续。同年，教我组字拼文的文人大哥四十岁不到英年早逝，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我人生的命运在生活残酷的打击下变得迷茫。

人生的路上我初尝了生活的苦痛，中国第五部名著还没来得及下笔就被生活无情的棍棒把脑子击坏了，二十六岁的我开始彷徨苦闷、伤心徘徊。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胡言古语激发了我大山般的坚韧性格，一气之下，眼含热泪把老作家严文井先生举荐去刚改名成立的鲁迅文学院学习的亲笔信和摸了二十年的笔恨恨地丢到了家门口的水塘里。发现这东西根本就不是我辈之人所玩儿的，自己根本就没有玩儿这东西的命，那第五部世界名著只不过是荒唐的镜花水月而已。于是，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不再碰它了，让那构思好的鸿篇巨制、传世佳作统统见鬼去吧。于是，把十多年所学的全部装进心的底层，并用一把铜锁将它尘封起来。用蛇皮袋装了简单的行囊跟随二哥加入了首批南下的大军，进了一个只有三十几人的不锈钢厂，骄傲地成为了中国首批农民工。

抛光是厂里最脏、最苦、最危险的活儿，幽默的二哥说这活儿不用动脑筋适合我，便把本来分给他的抛光的位置让给了我，而他去了本来分给我的打磨的位置。沉默寡言、身体瘦弱的我无比郁闷地干了两年，在车间休息时只能把心里的压抑和苦痛用在车间记数量用的我曾经熟悉的粉笔上，在地下自己写了又擦了又写。此时厂里发展有两百多号人了，有一天写在车间地板上的东西忘了擦被老板看到了，他问了好些人才找到我，他问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我回答他说教了几年书，觉得自己才疏学浅误了不少子弟，怕家长找我麻烦所以就躲到这里来了。老板看我也算个人才，便把我从抛光车间调到了仓库当了仓管员，两个月后又把我从仓库调到成型车间做了车间主任，半年后又把我从车间调到了厂部当厂长助理。三个月后跟了老板十年的厂长自己另立山头，我便成了五百人的一厂之长了。后来厂里成立公司，老板看我干了些成绩而且做人比较诚实便让我做了总经理。十三年眨眼之间我就这样毫无知觉地学会了尔虞我诈，学会了黑白颠倒，学会了酒场就是战场，学会了开宝马也学会了婚外情。我在这改革开放的肥壤沃土里被老板培养成一个浑身充满铜臭味的奸诈商人，当初的伟大构思和崇高理想完全被灯红酒绿、夜场欢歌所替代，人家出钱我出命的酒色场所让我流连忘返、夜不归宿，我不知不觉地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次

变脸……

之后不久，我看到之前另立山头的厂长开着属于自己的宝马、住着属于自己的商品房时，我不羁的心开始驿动。他可以拥有的我为什么不可以拥有？于是在跟了老板十三年后的那个冬天我下定决心突然把老板给炒了，在珠三角的佛山开了一家和老板抢饭吃的企业。由于有十几年的各种积累，企业还算稳步发展，短短三年我便拥有了之前厂长所拥有的一切，过起了我出了钱还得陪人出命的奢侈商务生活。

二十年转眼而过，从当初背着蛇皮袋进入广东的大小伙子眨眼变成了小老头子了，从一介文弱书生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突然一天，在一个以前根本不可能醉的生意场上我酩酊大醉，醒来后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四十六岁“高龄”了，于是决定五十岁时一定结束这种不人不鬼的游戏生活。离开这喧嚣复杂、熟悉而陌生的城市，去生我养我的故土找一个清静而幽雅的地方，找一个心有灵犀的知己打开那把铜锁，翻出那尘封太久的记忆慢慢地欣赏和探讨。不为别的，只为年轻时那镜花水月的伟大理想和崇高理想，只为那染黑的思想和灵魂得以淋漓尽致地净化，只为洗刷自己那让人厌恶的浑身铜臭味，只为充实自己即将到来的晚年生活和不浪费那十几年老师的苦心所教。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有着强烈的故土情缘，每年都会开车回到五百千米的家乡看望年迈的父亲。站在这生养过我的熟悉而陌生的土地上，我寻找童年的身影和当初离开时的足迹，感受着时代的巨变和浓浓的乡情。我感慨万千，对着这些还是那样淳朴厚实的父老乡亲 and 不断变化的这片肥壤沃土，我次次都眼含热泪不忍离去，心里总想为他们做些什么却又发觉自己是何其渺小和无能无力。

三年前的一次回家，在村村都有水泥路面的窄小公路上，两台小车无法正常会车，于是下车察看，碰到了当年在县报时顺利调动的一个同事李敬文。二十年没见差点擦肩而过，于是两个人一聊就是通宵。 he 现在是市里一个宣传单位的小领导，还有两个混得比他要好得多，名气和官职也比他要大很多，而且都在省城，于是便有了时常的联系和夜静时对一些问题的请教和探讨。

两个月后的一天，突然接到李敬文的电话，说当年一起调到报社现在在省城一个文化部门当领导的欧阳局长快要退休了，想办一个不计利润只为充实晚年的纯文化工作室。他把我的情况和想法告诉了欧阳领导，说欧阳领导要求见我并诚邀我一起加入。放下电话一分钟也没想便开车去了高铁站，连夜相约去了九百千米的省城。第三天回来便把这在金融危机下饿不死也发不了的所谓企业承租给跟了我十年一直想另立山头的厂长。二〇一〇年元月我收拾了自己简

单的行李丢下几十个跟了自己很多年的员工和一个用心血创建的品牌赶去投胎一般离开了这漂泊了二十年的城市。

三年过去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在工作室的房间基本上空着的，至今形单影只的我开着车带着我的电脑把自己全身心地融入了生我养我的这片肥壤沃土里。远离了让我神魂颠倒的各种夜场，拒绝了难以拒绝的各种诱惑，回避了相互利用了十几年叫了十几年兄弟的酒肉朋友，关闭了那扇向往浮华热衷虚伪的心门还有那以前从不离身的手机，结束了那种身心疲惫内心极度反感却让人羡慕的老板生涯，相当痛苦地完成了我人生中第二次但非常精彩的变脸。我觉得我首先要为我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权当一个大山的子孙对自己故土的一份迟到的深情报答。于是，我白天开着车在这片变得贫瘠和脆弱的土地里寻找我希望找到的点点滴滴，叩开一道道紧闭不愿开启的心门走进他们隐蔽的内心世界。晚上在这深沉而寂静的世界里伴着老父亲那均匀的鼾声敲打着我并不娴熟的键盘，脑海里浮现的是一张张生动鲜活的面容，于是我用心阐述着他们艰辛的故事，眼前是一幅幅可歌可泣的现实画卷，于是我用心记录着这时代变迁的脚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只为留下他们的身影传递他们微弱而渴求的心声，我只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撷取这难忘的瞬间作为岁月的一段缩影，把它当作最珍贵的礼物送给我世代生活在这片肥壤沃土上的父老乡亲。

面对这片肥壤沃土，归乡的游子无以回报，唯有将用心记录的生活片段以小说的形式献给生养和养育了我祖祖辈辈的这片肥壤沃土，献给我勤劳善良淳朴的父老乡亲，献给所有以土为家视土为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朋友。

作者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镇，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国家像这样的小镇有两万六千多个。在国家统一政策和体制下，小镇所发生的故事，也许其他乡镇也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抑或将要发生。但只要有这样的故事，我们就能看到所涌现出来的类似人物，他也许就在周围，也许就在身边，也许耳闻目睹，也许似曾相识。

我们的故事从改革开放的狂风暴雨席卷大中小城市之后、进入小镇开始，以经济为中心的强风热浪，让生活在旧体制下几十年的乡下人真正地感到了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让我们怀着平和的心态和审视的目光，一起走进这座小镇，走进这片肥沃的土地。一起去纵观这个偏僻贫穷的小镇，在一片开放和开发的号角声中所发生的巨变；一起感受这个平凡而普通的小镇，在巨变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个让人回味的故事；一起去认识和了解故事里那些熟悉而陌生的人物，一起去聆听他们人生的变奏曲和生活的画外音，一起去洞悉他们多变的人性和复杂的情感世界……

## —

永齐镇，地处湘南省边陲，是湘南省最边沿的一个普通小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找不到其具体的位置和名字，但能找到管辖它的来阳县城，小镇坐落于粤、桂两省边界之地。虽然地处三省交界之地，但与外界连接的只有十二千米外的那条贯穿南北的 107 国道。走完十二千米的镇公路进入国道，往南二十五千米是来阳县城，再往南五十千米便是广东最贫困的粤北山区，再往南五百千米便是大都市广州。往北距衡州市里四十五千米，再往北距湘南省城四百五十千米，再往北距京城一千四百五十千米。“天高皇帝远”是不是这里的人说出来的无从考证，但从其地理位置足可看出它确实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乡村小镇。尽管是一个普通小镇，但它却是国家管理人口最多、管辖面积最宽的科级行政管理单位之一，它有着五十二平方千米的土地，管辖着二十一个村委会、二百九十个组委会，还有六万三千三百五十人的户籍人口。除了那些长年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外，还有四万五千多长年居住生活在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土为家视土为命的种地农民。

永齐镇之所以取名永齐，据《来阳县志》记载，永齐镇是由永齐庵而定名。传三国时期庞统在此做县令时，有一年这里几十个村庄突发了一种瘟疫，各村庄接连死人，而死的人都是中壮年的劳动力，当时甚为恐慌。正当各村一筹莫展、焦虑躁乱之时，一个叫永齐的外乡年迈游医路过此地，在万鸟岛山下一史姓农户家借宿时闻听此事，便在此连住三天。通过三天的走访查看和诊断，后来终于发现病源，于是爬山到处寻找一种叫“兰根”的中药。几天后终于在万鸟岛

山顶发现此药，人们使用之后便药到病除，不再有死人的事发生。然而，游医永齐却一病不起，十天后病逝于史家庄。此事在当地引起极大的反响，村民都认为是上天派神来拯救人间。于是，为了纪念和缅怀神医永齐，县令庞统从县衙拨专银再由当地出人力修了一座庵，取名永齐庵。

永齐庵建成后，每当逢年过节或遇到各种天灾时，善良淳朴的庄稼人便会想起仙逝的游医永齐。方圆十几里的人们便会自带供品前来庵里拜祭和祈祷。由于它建在几十个村的中心地界，后来到民国初在其三千米处又盖了一个大院，将其方圆二十千米按行政划分为乡公所，从此挂牌永齐乡公所；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永齐人民公社，破四旧那年永齐庵被强行拆除，留下那祭台露天放着，但逢年过节或遇各种天灾时当地的村民还是会带上供品前来祭祀和祈祷。日久天长，这里便自然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土祭台。当地村民为了保护这土祭台，自发地从各处弄来石头一层层地将土祭台围了起来，经过半个世纪的日晒雨淋，土祭台至今仍高高地耸立着。祭台前那三只残破的大香缸里总是香烟袅袅，被风一吹萦绕到很远，所以，方圆一千米的当地人民视此地为神的地界。十几千米内一代又一代的村民从懂事起便从上辈的口传中得知神医永齐，知道了永齐庵。

后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永齐人民公社三权划界时又改名为永齐乡人民政府，七十年代末，也就是伟人南巡那年，由于其人口多于全县其他乡又改名为永齐镇人民政府。

小镇坐落于二十一个行政村的中心地带，一条八年翻修了三次的主公路一头连着 107 国道，一头便是本镇的终点，之所以称之为终点，是因一条大河从此划开，河的那边便是衡州县界了。小镇墟上没有街道，镇主公路从中而过，公路左边是一个偌大的土操场，这土操场是人民公社时期政府征用永齐大队第四生产队的自留地而修的，专用于召开万人大会。但自从改名为乡政府后就没再用过了，那用土填充四周用方条石块叠护的高大的主席台随着使命的完成，周围的方条石块被附近的村民时不时地搬去盖了猪棚或做其他用途。随着叠护石块的渐渐搬失，那土填的主席台也就慢慢地成了一个土包了。自此小镇上的村民便在此聚集进行交易，而那神圣又崇高的主席台后来也不知是何人大胆竟把它变成了现在全镇的猪崽买卖场了，每逢农历三、六、九便是小镇的赶集日，土操场和公路上下一千米地界便是方圆十几里小镇人们的贸易中心了。一到赶集日，土操场和公路上便人山人海，要是遇到下雨天，那便是一片伞的世界了。从早上到中午，汽车要想通过这一千米长的赶集道路比登天还困难和危险。

土操场和公路的两边是两排不规则地利用政府闲地和自村空地而私搭乱建

的平房商铺，是小镇六万多人的贸易中心。虽然简陋，但一到赶集时生意还是相当红火。土操场的后面便是镇政府，通过镇政府那两扇已经锈坏不能关合永远开着的、没有门卫任何人都可随意进出的大铁门，走进镇政府足球场般的大院，迎面是一栋四层的办公大楼。这里，便是管理全镇六万多人的心脏，是村民心中国家威严的象征、政府权力的所在。

小镇地处丘陵地带，除了水稻和少许茶树外，没有任何特产。从古至今，都是这片肥沃的土地养育和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农家人。如今，这片肥沃的土地变得越来越贫瘠和稀少，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不像父辈一样以土为家、视土为命了，更不遵父辈所嘱专心学业，而是初中完成后便心急火燎地找门路进入了各个大城市，更多地是走进了广东珠三角，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一届接一届地成为新时期的农民工。男的用时间和力气、女的用条件和资本去陌生的城市用最短的时间去寻找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所以在小镇找一个在读的高中生比在城市任何单位找一个处女还难。以前哪个村考上一个大学生，全镇轰动，个个羡慕得要死，如今偶尔考上一个大学生，人人都怀疑这家人脑子有问题。他们从电视里看到那些花那么多钱和时间毕业后架着眼镜到处找工作的大学生，心里就直骂，所以小镇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出过大学生了……

小镇上的墟集市，据说是从民国时成立了乡公所开始便自发地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到人民公社初期，墟集市也名存实亡了，因为那时什么都凭券供应，小买小卖全部都视为投机倒把和资本主义尾巴。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小镇上修了一条可以走拖拉机的路直通县城后才慢慢又形成了集市。那时小镇人少，只有两万多人，不可能天天赶集，于是只能每逢农历三、六、九进行赶集。随着时代的慢慢向前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那跑拖拉机的山路经过几届镇领导的多次变脸变成跑汽车的沥青公路后，墟集市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每到赶集日，镇政府门口的土操场上及公路上下千米那场景可是相当壮观，如果从空中俯视，那就像刚翻开的蚂蚁窝一样不断地翻涌着。

## 二

墟集市上公路的右边是永齐村四组谢家村，是一个有着五十几户两百多号

人的谢姓村庄。人民公社时期全村人均有耕地一亩多，随着政府陆续征用建卫生院、邮电所、信用社等，到撤乡立镇时只有人均六分地了。地是少了，但好政策也来了，有点头脑的人便开始利用镇政府的中心地理位置学经商。短时间鼓起的腰包一下带动了大部分村里人，他们个个在公路边或者操场边搭建一间或两间商铺，各自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关系从田间走了上来，干起了个体商户。于是，公路边、操场边的耕地受这些商铺的影响慢慢地又变成了旱土，到现在已完全变成了空地，人均耕地面积也已经不到三分了。不过经商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土地的劳作，他们完全不屑于这仅能填腹又让人辛劳的土地了。他们过起了城里商人的生活，过得惬意而自在。由于好的地理位置现在不用种地也不用外出打工，日子过得逍遥又快乐。只要不是赶集日，走进这有些脏乱没有任何秩序的小镇，便能看到各个商铺前三五成群的人端坐在太阳底下，不是摆弄着麻将纸牌就是八卦着各村新闻趣事。所以，他们感到富足和满足，他们庆幸自己赶上了好的时代遇到了好的政策，再也不用像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了。

邻近永齐村四组谢家村东边约一千米便是永齐庵的旧址，那土祭台的小茶山旁边有一个三十几户的小村，叫史家村，传说中的神医永齐便是病死于此村，是小镇上唯一的史姓村庄。据传说史姓在古代是官姓，整个小县城都没有史姓。不可考证是什么时候，一个中年女人带着年幼的儿子逃难要饭到了谢家村，经人撮合与村里老光棍为妻。女人答应但有一条件就是儿子一定要姓史，村里人看老光棍一世穷困便权宜认允。后来认为史姓是官家之姓且又乱了村姓，村里人便逼其改姓，女人誓死不从。为了不受村里人欺辱，便和老光棍带着儿子搬到了离村两千米远的万鸟岛山下，盖了间茅房苦度日月。直到女人死时才告诉儿子，他是名将的后代，自己是名将的八姨太，名将拒降战死被人陷害，为避满门斩杀而逃于此。于是这里慢慢便有了史姓，有了现在的史家村。由于无可查证的历史记载但又有世代相传的史说，史家村人对谢家村当年的做法一直感到愤慨，所以两村虽然邻近却不相往来。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按行政划分生产队时，史家村坚持不承认是从谢家村迁出并执意不与其为同一个生产队，上面为了不使两村产生新的矛盾便将其划成了相邻的生产队，当时叫永齐大队第五生产队，现在叫永齐村五组。

尽管历史过去了很久，传说也成了笑谈，但世辈所传的记忆还是像抹不去的尘埃无关紧要地存留在两村人的心里。虽然几十年来两个相邻的村也没有因此而产生什么怨恨和矛盾，但小镇上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提史家村都会说是谢家村搬出来的，还能活灵活现地讲出那故事来，好像他们经历过一样。但不

管是真是假，史家村在这传说阴影的笼罩下，一百多年来一直被谢家村当作一个不孝的弃儿，凭着村大人多在相邻的稻田用水、土地分界等问题上对史家村随意地欺凌和强压。老实憨厚而又大度的史家村人心里则一直把谢家村当作一个毫不讲理、残暴而又野蛮的继父，他们为自己是外姓人生活在谢家村的土地上感到自责，他们为自己这外姓小村不能像谢家村人多又有那么多人才感到愧颜。

史家村虽然没有谢家村那么好的地理优势，村里的人也没有谢家村人现在那么好的生存条件，但史家村却有着绝好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三十几户八十多口人的小村坐落于离镇里约两千米的一片较低洼的平地上，村前是三个村的一望无际的千亩稻田，村后是一座不高的土神庙小茶山，小茶山的另一边便是永齐庵旧址，祭祀神医永齐的土祭台就高高耸立在旧址上，镇主公路便从中而过通向本镇的五个行政村。村上游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工修建的为确保下游一千亩稻田灌溉的当时全县最大的人工水库——梅冲水库，有一条全县最长的宏伟而壮观让人赞叹不已的大坝——千米大坝。水库的后面是两座全镇最高的山，叫万鸟岛山，传说神医永齐就是在这山上找到叫“兰根”的救命中药的，山上四季鸟语花香，永齐死后这山上便万鸟齐聚因而得名。数年前，镇和县里均呈报上级申请在此承建一个湿地鸟岛公园，不知何因一直未得到批准，但出于保护自然景观，由县里财政拨款成立了鸟岛保护区，建起了高高的观景台，供慕名而来的人免费观赏。

传说由于没有记载和无法考证只能属于传说，史家村和所有山里的村民一样，祖祖辈辈死守着这一片黄土。虽然与四组谢家村相邻一千多米，不能像四组的人一样不用在地里劳作，腰包却一年比一年鼓满，但近些年在好的政策下他们与土为伴也过得满足而舒坦。

永齐村有十三个行政组，两千多人口，由于全都邻近镇政府和永齐庵旧址而得名。四组谢家村是全村甚至全镇最让人羡慕的村，他们已经好些年不用躬耕于田地了。凭着好的地理位置和率先鼓起的腰包，村里的支书主任二十年都没有被其他组选走过。谢家村出人才，这是全镇人都知道的，哪一届镇书记来到要集资做什么事，不管大小工程，那可是麻雀不用看、鸡都没有份儿的，都是谢家村的头面人承包的。

### 三

二〇〇七年初春，由于谢家村的人近水楼台得到消息，他们又议论开了一个新的话题，说镇政府调来了一个年轻的新书记，为了改变小镇脏乱差的状况，为了让小镇人民有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要在废弃的农机厂建一个室内农贸市场。说前年调来的让村民花血本实现村村组组通公路的现任书记调到水利局做局长去了。说这书记是县委书记的秘书，只有三十二岁。说已经来镇上好些天了，他们还记得说这是小镇改镇以来的第十三任书记。

对于镇里面的这些政事，小镇上的村民们不想知道，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调来调去的人事变动。他们只知道来镇政府办事不用看脸色不用跑几次就万好了，他们只想知道镇政府今年又有没有强行摊派集资要建什么项目。因为每来一位新书记都会为这里办一两件大事，然后根据大事的所需耗资摊派到村民头上。至于谁做官真与他们无关，他们觉得只要不让村干部强行让百姓交钱建什么项目的官就是好官。

在小镇村民的记忆里，改镇后的前十二任书记任上，他们可以不停顿地说出每任书记的功绩和在任时间，说出哪任书记让村民交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还有富了哪些人……

浓浓的年味早已消失，元宵的烟花也已散尽，镇街上失去了春节期间和平时赶集的热闹与繁华，落后又脏乱的镇街上显得有些沉寂而萧条。四组谢家村那古老的村子在镇主公路五百米的一旁显得破烂又落寞，村子的人大部分都陆续住到了公路旁和土操场边私搭乱建的商铺里。现在留在村子里住的除了几户实在没有能力经商的农户外，基本上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镇政府大门外面、土操场的南面有一排简易的平房，各个门面都是各种小商铺，南杂百货日用农资五花八门。由于最好做的春节期间的生意浪潮已经过去，一到下午，这里的各种商铺，门前是人稀车马少，显得极其冷清。无聊的商户们也只好围坐一起，不是麻将就是纸牌，天天就这样昏昏沉沉、自由自在地过着日子。

平房的中间有一间不显眼的土多店，土多店从中隔开，外面是土多店，里

面则是住人的地方。士多店的门边，挂有一块不大显眼的招牌，上面写有：来阳县永齐镇建设工程公司。牌有些歪斜地挂着，看起来有随时都会掉下来的感觉。一看就知道很久没人理会了，上面的字被路边飘起的尘土几乎遮住，要走近且仔细才能看清楚。

此时，在士多店门口，四个女人坐在一张台边，玩儿着一种当地的纸牌，这种纸牌在湘南省，特别是衡州地区较为流行。它不同于麻将，有很多讲究，随便找个地方，两个人可以玩儿，三个人可以玩儿，四个人也可以玩儿。所以小镇上各商铺的女人们没事就凑一块儿，按她们的话说是“三天没生意，伙计吃伙计”。在士多店的里面，一个中年男人正仰卧在沙发上，无精打采地看着电视，他就是士多店的老板、永齐镇建设工程公司经理谢红尘。他是镇上唯一有工程承包资质的人，也是对镇政府政事特别关注的人之一。

谢红尘，四十岁，永齐村四组谢家村人，两年前也算是谢家村的人物之一。此人个子不高，文化也不高，初中勉强读了两年，身材又相当瘦弱，尖尖的脑袋加上尖尖的下巴，再配上一对小小的鼠眼，让人怎么看也不像个干大事的人。这店铺是他三年前承建镇政府办公大楼时，随同永齐村四组的人一起私自搭建的。

别看谢红尘贼眉鼠眼，但头脑却相当好使。早些年初中没毕业便随人在广东那边工地上打工，六年前他陪在衡州市粮食局曾任职局长的退休堂叔回乡祭祖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刚来永齐担任副镇长的龙勇。之后通过自身的“努力”及龙勇的“关照”，慢慢开始承接镇政府及各村的基础设施等大小工程。两年后声名大振，成了小镇无人不知的人物，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变成了一个本土的老板。同时，自行组建并注册领取了“永齐镇建设工程公司”的营业执照。三年前他承建的永齐镇政府新办公大楼，更让他在镇上名气大增。然而，好景不长，近两年来，由于镇里及各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减少，各村干部的强势加入，偶有工程也形成激烈竞争。另加三年前调来的书记不搞房屋工程搞公路工程，各村承包工程的他们不需要什么执照，他们只需把事做好就行。所以他已有两年多没有在镇政府接到任何工程了，之前挣下的第一桶金由于本性好赌及自身交际又广且出手大方，已经所剩无几了。万般无奈之下，去年下半年把公司隔开两半，外面开一士多店由老婆满秀看着，挣些家用及在县城读高中的女儿的学费；把之前办公的办公桌椅、沙发搬到后面，将后面改为临时住所。如今他走到镇上，虽然人人也叫他谢经理或谢老板，那也是看他和镇里关系极好，遇到和镇政府有什么事要办理时找他准办妥。但乡下人世俗，又加上他平时赌瘾上来，手痒找人借钱又长时不还，所以镇街上的商户看到他，都是避而远之，

生怕他开口借钱。他自己也常感时运不济、世态炎凉，所以没事就待在家里看看电视、发发感慨唏嘘。

此时，谢红尘正仰卧在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心里却盘算镇政府那市场工程。五天前，他听说新来的书记要筹建农贸市场时，便特地去住过在县城的镇长龙勇的家里。龙勇的家他已经好长时间没去过了，最主要的原因是镇上没工程可做，另外加上自己手头吃紧。不过龙勇住的地方他非常熟，上次去龙勇家里手头实在拮据，便在镇上的榨油铺赊了五十斤上好茶油带去，那两千块钱现在还没还给人家。当他向龙勇打探市场工程的事时，龙勇告诉他，说这市场工程是县财政拨一半资金兴建的，新书记开党委会时已经明确提出，一定对外让有资质的人公开投标。不过他还是让谢红尘放心，他会留意的，一有消息便会通知他。如今几天过去了却没有任何反响，他不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人家端走自己手中的饭碗。谢红尘的心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又不知该从哪里下手。

谢红尘思来想去，觉得这样干等不是办法，还是要主动去县城活动活动。他知道同村的村支书谢汉文和村主任谢连都不是等闲之辈，虽说自己比他们多了那张执照，但人家关系到位时说不要就不要了，这两年公路工程自己就吃了这方面的亏。

谢红尘擦擦那三角眼站了起来，朝门外正玩儿着纸牌的老婆叫了起来：“满秀，满秀。”

老婆满秀极不情愿地走了进来，大声地吼道：“叫什么？什么事？”老婆满秀本是本分不理事之人，早些年谢红尘风生水起的时候，只要谢红尘有钱给她打理好家里，自己天天玩玩牌就什么也不管。谢红尘说一，她不敢说二。自从开了士多店之后这一年多，老婆满秀看到谢红尘天天什么事也不干，就靠着这自己经营的士多店生活，心里想着谢红尘就来气，眼睛看到谢红尘就呕血。谢红尘也深感时运不济，只能无奈地忍气吞声，否则，老婆满秀撒手不管这士多店，到时自己生活费都没着落。

谢红尘压低声音：“家里还有多少钱啊？全拿来给我。我要去县城找人谈市场工程的事。”

老婆满秀怀疑似的看着谢红尘，不相信似的训斥道：“你不会是无聊手痒了吧？上次赊的油钱还没给人家，都几天了，什么反应也没有。”

“你懂个屁，头发长见识短，快点拿来！”谢红尘瞪眼看着老婆。

老婆满秀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钱一下丢在沙发上，极其强悍地对谢红尘说：“这是准备明天去县城进货的钱，共四千块，你要手痒输了就别回来了！”

谢红尘摇摇头，无奈地收起了沙发上的钱。然后换了一身好衣服，还精心

地刮了胡子打扮一番，便夹着他那一年多没用过的经理包走出了门。来到操场边他那三年前承建镇政府办公大楼时买的富康车边，打开车门坐了进去。坐在车上，他把头靠在车椅上，心里想着，此时去县城太早了，另外万一找到了口袋里这点钱也不够呀。舍不得孩子哪能套住狼？他眼珠儿一转，想起一个地方来，坐直身子发动了汽车。

汽车冒着青烟一拐一拐地驶出操场，进入镇主公路，在不远处的一家棋牌馆前停了下来。谢红尘拿着经理包下了车，便径直走进了棋牌室。这棋牌室便是同村的村主任谢连所开，一楼是十来张台，专供老人、妇女玩儿纸牌的，只提供场地和水，一张台二十块。二楼名义上是麻将，其实是“场子”，也就是赌场，全镇的人都知道，只要是好这口儿的，口袋有点钱，没事就来这里赌一下。有的说村主任谢连与镇派出所所长邹卫军是铁哥们儿，有的说所长邹卫军在棋牌室有股份，所以开了两年了从没出什么事。棋牌室由谢连的弟弟谢猛看着。

谢猛，可是全镇的名人，四十岁，人如其名，高大且威猛，由于额头上有三道刀疤印痕，外号“三疤子”。小学没毕业便在镇上偷鸡摸狗，后来家里没法，把他送到了部队，三年后便退伍回到了镇上。他仗着有一身蛮力且为人凶悍残暴，致使镇上人人惧怕。三十岁时经人介绍与史家村史全的大女儿结婚生有一子，成就了半个世纪来谢史两村第一桩联姻。五年前由于与镇上一个叫陆玲的少妇有染，被老婆发现，争吵时他一脚踢向老婆阴部，由于用力过猛，女人没再起来。他拿起墙角的农药往老婆嘴里倒了一半，之后便以服药自杀大办丧事将老婆送上了山。为这事史家村曾全村大闹谢家村，由于是人已经埋了毫无证据，后来事情没搞清还让谢猛把史家村的人给打了。这事在镇上是公开的秘密，所以至今没女人敢进他家门。传说他有一次在县城酒吧喝多了，一个人打十几个人，对方五个人进医院他毫发未伤，派出所还说他是正当防卫什么事也没有。连镇上小孩哭闹只要一说“三疤子”来了，都立马见效。

谢红尘进了门，只见一楼只坐了五张台，可能是今天没赶集，都是镇上的老人和妇女。他径直上了二楼，只见六七个人围在一张台前正在“铲公”。铲公是当地的一种赌法，用扑克牌号称大吃小。谢猛则斜挂着包躺在楼梯口的一张竹椅上负责抽水。抽水是根据台上赌资的多少而定，每赌一盘最小五十块，最多五百块。谢红尘之前也算是小镇上的名人，加上也算是来这里的常客，又与谢猛是同村人所以关系还算不错。打过招呼之后，谢红尘在台边坐了下来，这些人他都认识，谢红尘一一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随后便从包里拿出那四块钱玩儿了起来……

转眼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谢红尘手里的四千块只剩下三百块了，他走到谢